



魯 迅

兩地書

魯 迅

兩 地 書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• 北 京

两 地 管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书号 1074 字数 168,000 开本 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 \frac{1}{8}$ 插页 3

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 册

定价 (3) 0.92 元

出版說明

本書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作者的手抄本和作者自己編定的初版本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時，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後面，在正文中則標以 1、2、3……的號碼。

本書最初於一九三三年四月由上海青光書局出版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編入第七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時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，懇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八年十一月

目 录

序言	1
第一集 北京 (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)	5
第二集 廈門—广州 (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)	83
第三集 北平—上海 (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)	241
注释	275

序 言

这一本书，是这样地編起来的——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，我得到霽野，靜农，丛蕪三个人署名的信，說漱园于八月一日晨五時半，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，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，为他出一本紀念册，問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沒有。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縮起来。因为，首先，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，虽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会好；其次，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，却有时竟沒有想到，也許将他的来信統統毀掉了，那些伏在枕上，一字字写出来的信。

我的習慣，对于平常的信，是随复随毀的，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，有些故事，也往往留起来。直到近三年，我才大燒毀了两次。

五年前，国民党清党的时候，我在广州，常听到因为捕甲，从甲这里看見乙的信，于是捕乙，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，于是連丙也捕去了，都不知道下落。古时候有牽牽連連的“瓜蔓抄”¹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，直到事实給了我教訓，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。然而我还是漫不經心，随随便便。待到一九三〇

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，浙江省党部呈請中央通緝“墮落文人魯迅等”²的时候，我在弃家出走之前，忽然心血来潮，将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。这并非为了消灭“謀为不軌”的痕迹，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，是很无謂的，况且中国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，就有多么的可怕。后来逃过了这一关，搬了寓，而信札又积起来，我又随随便便了，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柔石被捕，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，因此听說就在找我。自然罗，我只得又弃家出走³，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，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。

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，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，我就担心，怕大約未必有，但还是翻箱倒箒的寻了一通，果然无踪无影。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，我們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，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別看作宝贝，倒是因为那时時間很有限，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，因此放下了的。此后这些信又在槍炮的交叉火綫下⁴，躺了二三十天，也一点沒有損失。其中虽然有些缺少，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沒有留心，早經遺失，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。

一个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，大家决不另眼相看，但若坐过牢監，到过戰場，則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，人們也总看得特別一点。我們对于这些信，也正是这样。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，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几乎要打官司，要遭炮火，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別，有些可爱

似的了。夏夜多蚊，不能靜靜的写字，我們便略照年月，將他編了起來，因地而分为三集，統名之曰《兩地書》。

這是說：這一本書，在我們自己，一時是有意義的，但對於別人，却並不如此。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，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；文辭呢，我們都未曾研究過“尺牘精華”或“書信作法”，只是信筆寫來，大背文律，活該進“文章病院”⁶的居多。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，本身情況，飯菜好壞，天氣陰晴，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，幽明莫辨，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，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，就不免胡塗得很，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，從現在看起來，大抵成了夢囈了。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，那麼，我想，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。這樣平凡的東西，別人大概是不会有，即有也未必存留的，而我們不然，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。

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。要印，印去就是，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，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，却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裡，以免誤解。其一，是：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，看近來書籍的廣告，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，則舊作也即飛升，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於革命文學之概，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，其中並無革命氣息。其二，常聽得有人說，書信是最不掩飾，最顯真面的文章，但我也並不，我無論給誰寫信，最初，總是敷敷衍衍，口是心非的，即在這一本中，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，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写得

含糊些，因為我們所處，是在“當地長官”，郵局，校長……，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程度里。但自然，明白的話，是也不少的。

還有一點，是信中的人名，我將有幾個改掉了，用意有好有壞，並不相同。此無他，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里，于他有些不便，或則單為自己，省得又是什么“听候開審”⁶之類的麻煩而已。

回想六七年來，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，在不斷的掙扎中，相助的也有，下石的也有，笑罵誣蔑的也有，但我們緊咬了牙關，却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。其間，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，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，就是漱園和柔石。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記念，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，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，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，其實大致是如此的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魯迅。

第 一 集

北 京

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

北 京

魯迅先生：

現在写信給你的，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訓，是每星期翹盼着听講《小說史略》的，是当你授課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刚決的言語，好發言的一个小学生。他有許多怀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話，这时許是按抑不住了罢，所以向先生陈訴：

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，能愈隔离城市的塵囂，政潮的影响，愈是效果佳一些。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？記得在中学时代，那时也未尝不發生攻击教員，反对校长的事，然而无论反与正的那一方面，总是偏重在“人”的方面的权衡，从沒有遇见过以“利”的方面为取舍。先生，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，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？先生，你看看罢。現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驅逐校长的事，同时反对的，贊成的，立刻就各标旗帜，校长以“留学”，“留堂”——畢業后在本校任职——謀优良位置为釣餌，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，今日收买一个，明日收买一个……今

日被买一个，……明日被买一个……而尤可憎恨的，是这种含有許多毒菌的空气，也瀰漫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¹。做女校长的，如果确有干才，有卓見，有成績，原不妨公开的布告的，然而“昏夜乞怜”，丑态百出，啧啧在人耳口。但也許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，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罢？而何以校内学生，对于此事亦日見其軟化，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，提出反对条件的，轉眼就掉过头去，噤若寒蝉，或則明示其变态行动？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，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！在无可救藥的赫赫的气焰之下，先生，你自然是只要放下書包，潔身远引，就可以“立地成佛”的。然而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絲絲的烟叶的时候，可也想到有在蠶盆中展轉待拔的人們么？他自信是一个剛率的人，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剛率十二万分的人，因为有这么点点小同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，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，加以指示教导的。先生，你可允許他么？

苦悶之果是最难尝的，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，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，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。譬如飲了苦茶——藥，再来細細的玩味，虽然有些兒甘香，然而总不能引起人好飲苦茶的兴味。除了病的逼迫，人是絕對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。苦悶之不能免掉，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，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，——除非畢生抱病。——而苦悶則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，总是时刻刻地不招即来，揮之不去。先生，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

藥中加点糖分，令人不覺得苦辛的苦辛？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絕對的不苦？先生，你能否不像章錫琛先生在《婦女雜誌》中答話的那樣模糊²，而給我一個真切的明白的指引？專此布達，敬候

撰安！

受教的一個小學生 許廣平。十一，三，十四年。

他雖則被人視為學生二字上應加一“女”字，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，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爺自命，因為他實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，請先生不要懷疑，一笑。

二

廣平兄：

今天收到來信，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，姑且寫下去看——

學風如何，我以為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，倘在山林中，該可以比城市好一點，只要辦事人員好。但若政治昏暗，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，學生在學校中，只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，待到出了校門，和社會相接觸，仍然要苦痛，仍然要墮落，無非略有遲早之分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以為倒不如在都市中，要墮落的從速墮落罷，要苦痛的從速苦痛罷，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突到鬧處，也須意外地吃驚受苦，而其苦痛之總量，與本在都市者略同。

學校的情形，也向來如此，但一二十年前，看去仿佛

較好者，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資格的人們不很多，因而競爭也不猛烈的緣故。現在可多了，競爭也猛烈了，于是坏脾气也就徹底显出。教育界的称为清高，本是粉飾之談，其实和別的什么界都一样，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变，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。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，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，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，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別清高的。

所以，学校之不甚高明，其实由来已久，加以金錢的魔力，本是非常之大，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錢誘惑、法术的地方，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現象。听说現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。間有例外，大約即因年齡太小，还未感到經濟困难或化費的必要之故罢。至于传入女校，当是近来的事，大概其起因，当在女性已經自覺到經濟独立的必要，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，則不外两塗，一是力爭，一是巧取。前一法很費力，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，就是略一清醒，又复昏睡了。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，男人也多如此，所不同者巧取之外，还有豪夺而已。

我其实那里会“立地成佛”，許多烟卷，不过是麻醉藥，烟霧中也没有見過極乐世界。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領——無論指导得錯不錯——我决不藏匿起来，但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，到現在还是乱闖。倘若闖入深渊，自己有自己負責，領着別人又怎么好呢？我之怕上講台講空話者就为此。記得有一种小說里攻击牧师，說有一个乡下女人，向牧师瀝訴困苦的半生，請他救助，牧师听畢答

道，“忍着罢，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，死后定当賜福的。”⁸

其实古今的聖賢以及哲人學者之所說，何尝能比这高明些。他們之所謂“将来”，不就是牧师之所謂“死后”么。我所知道的話就全是这样，我不相信，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釋。章錫琛先生的答話是一定要模胡的，听说他自己在書鋪子里做伙計，就时常叫苦連天。

我想，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，但也有离开的时候，就是当熟睡之际。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，中国的老子是“驕傲”与“玩世不恭”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，不大好。苦茶加糖，其苦之量如故，只是聊胜于无糖，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，我不知道在那里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。

以上許多話，仍等于章錫琛，我再說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，以供参考罢——

一，走“人生”的长途，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。其一是“歧路”，倘是墨翟先生，相传是慟哭而返⁴的。但我不哭也不返，先在歧路头坐下，歇一会，或者睡一觉，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，倘遇見老实人，也許夺他食物来充飢，但是不問路，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。如果遇見老虎，我就爬上树去，等它餓得走去了再下来，倘它竟不走，我就自己餓死在树上，而且先用带子縛住，連死尸也决不給它吃。但倘若沒有树呢？那么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請它吃了，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。其二便是“穷途”了，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⁵，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，

还是跨进去，在刺丛里姑且走走。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，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，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。

二，对于社会的战斗，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，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。欧战的时候，最重“壕塹战”，战士伏在壕中，有时吸烟，也唱歌，打纸牌，喝酒，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，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。中国多暗箭，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，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。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，这时候，没有法子，就短兵相接。

总结起来，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，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，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，硬唱凯歌，算是乐趣，这或者就是糖罢。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“没有法子”，这真是没有法子！

以上，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，就不过如此，而且近于游戏，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（人生或者有正轨罢，但我不知道）。我相信写了出来，未必于你有用，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。

鲁迅。三月十一日。

三

鲁迅先生吾师左右：

十三日早晨得到先生的一封信，我不解何以同在京城，而寄递要至三天之久？但当我拆开信封，看见笺面第